

廣島被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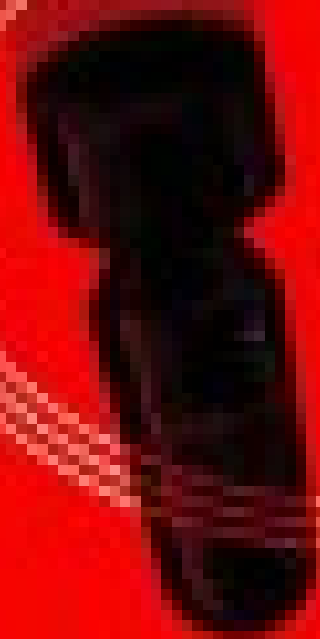
Hiroshima



著者 海爾爾
譯者 嘉黃
行發社版出光
售經總社風西

廣島被炸記

Hiroshima



廣島被炸記
Hiroshima
1945年8月6日
原爆の日

美國約翰·海爾賽著

黃嘉音譯

廣島被炸記

光出版社發行
西風社總經售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廣島被炸記

原著者 約翰·海爾賽

譯者 黃嘉音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光出版社

總經理 西風社

上海陝西南路
三二三弄十八號

版權
所有
★
翻印
必究

Hiroshima
by John Hersey
Rendered into Chinese
by Huang Chia-yin

譯者前言

黃嘉音

『廣島被炸記』是美國名記者兼名作家約翰·海爾賽 (John Hersey) 的新作，發表在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誌上，全文三萬多字，一次刊完。紐約客把全部的篇幅用來刊登這篇文章，這不但在『紐約客』是創舉，就是在全世界的雜誌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舉動。

這篇文章描寫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超空堡壘飛到廣島上空去投第一顆原子炸彈的故事。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告訴我們一顆新式的炸彈怎樣燬滅了一個二十四萬五千居民的現代都市。但是這些故事並不是虛構的，而是由第一顆原子炸彈下的六個餘生者，口述的當時的情形和可怖的經歷及慘狀，由海爾賽的妙筆連綴而成的。六個炸後餘生者中，一個是德國天主教神父，一個是日本基督新教的牧師，一個是工廠的女職員，一個是戰死的裁縫的寡婦，一個是掛牌的醫生，和一個紅十字會病院的醫師，

這篇文章發表了以後，轟動了全美國，這一期的『紐約客』一掃而光，後至

者均有向隅之嘆。名科學家愛因斯坦要訂一千份，可是書早已賣完了。

倫敦有三張報紙——每日快報，每日郵報，和新聞紀事報——爭着要求連載這篇文章。英國坎斯黎系報紙要求在三十五家報上同時發表。美國普林斯頓的市長要找三千本再版本來分發給市民。比利時的商會要五百本去分發給比京勃魯賽爾的官員。無線電台，影片公司，和劇院，紛紛請求廣播，攝製，和上演權。盛況可說是空前的。

作者約翰·海爾賽於一九一四年出世在中國，是美國傳教士的兒子。他在耶魯和劍橋兩大學讀書。一九三七年參加美國時代週刊編輯部工作。珍珠港事變以後，被派為時代週刊和生活畫報的戰地記者，足跡遍及北非、歐洲和南太平洋。去年九月被紐約客和生活畫報派到中國和日本做通訊記者。在日本的時候，他到炸後的廣島去，得到了這篇文章的材料。

海爾賽著有『深入河谷』，『巴丹健兒』和『阿丹諾之鐘』等書，都與二次大戰有關。『阿丹諾之鐘』曾被美國十位權威文學批評家公推為大戰以來的第一本好小說，得到一九四四年普利哲小說獎金的榮譽。

廣島被炸記

譯者前言

I

(一) 無聲的閃光

1

(二) 大火

21

(三) 詳情在調查中

53

(四) 碑與小白菊

83

譯後的話

114

(一) 無聲的閃光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日本時間上午八時十五分，當原子炸彈在廣島上空發閃的那一瞬間，東亞製罐廠人事部的辦事員佐佐木俊子女士，剛坐在廠辦事處她的位子上，轉頭向鄰桌的女職員講話。在同那一瞬間，藤正數醫師盤脚坐在他私人醫院的走廊上，在看大阪朝日新聞，這走廊垂懸在把廣島分開的七條三角洲的河流之一的上面；一個裁縫的寡婦中村初代夫人，站在她廚房的窗口，在看一個鄰居拆房子，因為那房子阻塞了防空火巷的路線；一個耶穌會的德國神父威廉·克奈索格，穿着內衣，橫臥在該會三層樓房子最上層的床上，在讀一本耶穌會的雜誌『時代呼聲』；城裏又大又現代的紅十字會醫院的一個年輕的外科醫生佐佐木照文，手裏拿着要做華塞曼梅毒測驗的血樣，沿醫院的甬道在走着；廣島美以美會禮拜堂的谷本清牧師，在廣島西郊的已斐，停了一個富翁家的門前，準備把手車裏載滿的東西搬下來，因為大家預料廣島將受超空堡壘大規模的空襲，他因此害怕，把東西搬出城去。十萬人被原子炸彈炸死，而這六個人是在餘生者

之中的。他們還在感覺奇怪，爲甚麼那麼多的人死了，而他們還活着。他們都以爲許多小的機遇和決意——正好走了一步，決定到戶內去，趁一輛電車而不趁下一輛——使他們還活着。現在他們每一個人都曉得他們的生存，等於活了十二條命，他們看見了比自己想到所要看見的更多的死人。在當時，他們沒有一個曉得甚麼事的。



那天早上，谷本清牧師五點鐘就起身了。他是單獨住在牧師樓裏的，因爲他的妻子和他們一歲的嬰孩，有好些時候一直到北郊吉田地方一個朋友的家裏去過夜。在所有日本的重要城市中，祇有京都和廣島兩處還沒有受大批『B先生』的光顧，日本人把B-29型超級航空堡壘稱爲『B先生』，是含着尊敬和不快的親暱情緒的；谷本清先生跟他所有的鄰居和朋友一樣，焦急得差不多要病了。他聽到超空堡壘大規模空襲久根、岩國、德山和附近其他城市的詳細情形，心中深感不安；他知道廣島一定快輪到了。前一晚他睡得不好，因爲有很多次的空襲警報。許多星期來，廣島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許多次警報，因爲在當時，B-29在用廣島東北的琵琶湖做集中地點，因此不論美國人計劃轟炸那一個城市，超空堡

壘總是在廣島附近沿岸上空源源不絕而來的。空襲警報次數繁多，和「B先生」的一直不來轟炸廣島，使當地的居民發生了恐慌；有一些謠言在流傳着，說美國人留着些特別的東西要給廣島。

谷本先生是一個矮小的人，喜歡說話，笑得快，也哭得快。他的黑頭髮在中間分開，留得很長；他眉毛上前額骨的突出，鬍子，嘴巴和下頷的小，使他有一種奇怪的又老又年輕的相貌，小孩子氣，可是智慧，柔弱而又精悍。他的動作是神經質而急促的，可是有一種自制的力量，這表現他是一個謹慎而有思慮的人。在原子炸彈投落以前那些不安心的日子裏，他是表現出這些性格的。谷本先生除了使他的妻子在吉田過夜以外，還把一切可以搬動的東西，從居民稠密的長良川區的教堂裏，絡繹搬到離市中心兩哩的已妻一個人造絲製造商的房子裏去。這人造絲商松井先生，把他當時空着的房子開放着，讓他大批的親友可以把東西從可能被炸的目標地區疏散到安全地帶去。谷本先生毫無困難地自己推車，把椅子、聖詩、聖經、聖衣，教堂的記錄搬走，可是風琴的鍵盤和一個豎立的鋼琴是需要一些幫助的。他的一個名叫松尾的朋友，早一天幫他把鋼琴搬到已妻去；爲酬答起見，他這一天答應幫助松尾先生搬出一個女兒的物件，因此他才起得這麼早。

谷本先生自己燒早餐。他覺得非常疲乏。早一天的搬運鋼琴，整夜沒有睡好，幾星期來的焦慮和食物的不平衡，教會的事務——這一切合起來使他覺得不能勝任這一天的工作。還有一件事：谷本先生曾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塔地方的愛摩利大學讀神學，他在一九四〇年畢業；他英語講得很好；他穿美國式的衣服；他和許多美國朋友通信，一直到戰爭開始時為止；在一羣被間諜恐怖的觀念所作祟着的人民中間——他自己也許也受這種恐怖作祟着——他發覺自己越來越不能安心了。警察曾詰問過他許多次，而剛幾天以前，他聽見一個有勢力的朋友田中先生，東洋汽船會社退休的高級職員，一個反對基督教的人，是廣島出名愛出風頭的慈善家，而私人的專制却聲名狼籍的人，告訴人家說谷本是靠不住的。谷本先生為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個好日本人以為補償起見，擔任了當地『隣組』（這是日本戰時地方人士的一種組織——譯者註）的主席，這個職位在他其他的職責和任務以外，還加上組織約二十家人家的防空事宜。

那天早上六點鐘以前，谷本先生動身到松尾先生的家裏去。在那裏，他看到他們所要搬的是一個『簞司』，這是日本人放衣服和家庭用品的櫃子。他們兩個人就出發了。那天早晨是晴朗的，而且很熱，可見那一天一定是令人很不舒服

的。他們出發以後幾分鐘，空襲警報響了——這是一分鐘長的警報聲，警告市民說敵機飛近了，可是這對廣島的居民是表示危險性很小的，因為每天早晨這個時候，當美國氣候測量機飛來的時候，警報總是響的。他們兩個人在城裏的街上，一個拉着一個推着手車。廣島是一個扇形的城市，大部份是在從太田川分支的七個支流所造成的六個島上；廣島的主要商業和住宅區，佔城中心約四方哩的地位，經過幾次的疏散，居民的數目由戰時最高峯的三十八萬人減到二十四萬五千人，祇及原來人數的四分之三。工廠和其他的住宅區或近郊，緊圍着城的四週。城南有船塢，一個飛機場，和點綴着許多島嶼的內海。三角洲的另外三面，被一環山包圍着。谷本先生和松尾先生穿過人頭擁擠的商業中心區，越過兩條河到已斐的斜街，走上街到郊外和山麓。當他們開始離開鱗次櫛比的房屋走上一個山谷的時候，警報解除了。（日本管理雷達的人，測知祇有三架飛機，以為是偵察機隊。）把那手車推上那人造絲商的房子，是很吃力的，他們兩個人在把手車推進馬路到前門的石階前的時候，停下來休息一會兒。他們和城市之間，有房屋的一翼隔開着。像日本這一帶多數的房屋一樣，這房子有木頭的骨架，木頭的牆，頂住重的瓦屋頂。房子前面的廳堂放滿着一捲捲的被包和衣服，好像是一個放滿厚

椅墊的陰涼的石洞。房子前面前門的右邊，有一個考究的大石花園。這時沒有飛機聲。清晨是恬靜的；這地方是陰涼而舒適的。

接着有一大片驚人的閃光劃過天際。谷本先生清楚地記得，這閃光是從東到西，從城市到山邊的。好像是成片的太陽。他和松尾先生兩人都有恐怖的反應——他們兩個人都有時間可以反應，因為他們離開爆炸的中心三千五百碼或二哩遠。松尾先生跑上前門的石階，衝進屋裏去，跳入被包中，把自己埋身在那裏。谷本先生走了四五步，仆在花園裏兩塊大石的中間。他腹部緊靠着其中的一塊石頭。因為他臉靠着石頭，所以他沒有看見發生甚麼事情，他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壓力，接着一塊塊的破木板和碎瓦片掉在他的身上。他沒有聽見轟然的聲音。（在廣島的人，差不多沒有記得聽見原子彈的聲音的。可是一個和谷本先生的丈母和小姨住在一起的漁夫，當時在津市附近內海的舢板中，却看見那閃光，並聽見一個大爆炸聲；他離開廣島約二十哩，可是那轟炸聲却比B 29轟炸祇五哩外的岩國時的聲音還要響。）

當他敢這樣做的時候，谷本先生抬起頭來，看見那人造絲商的房子已經倒了。他以爲是有一顆炸彈直接投中了那房子。這時起了一大陣塵霧，四週好像是

黃昏的情景。在驚嚇中，他一時沒有想到瓦礫堆裏的松尾先生，就衝着跑到街上去。當他跑的時候，他注意到這房子外面的三和土的圍牆倒了——是倒到房子的那邊去，不是倒到房子的外面去的。在街上，他第一眼看見的，是在對面山間掘壕溝的一隊兵士，他們在掘成千的戰壕的一部份（日本人顯然是準備一座山過一座山，一條命對一條命地抵抗登陸的）；這些兵士們在壕溝裏應該是很安全的，他們正在走出壕溝來，血從他們的頭上，胸前，和背部流下來。他們是靜默而嚇昏了的。

好像是當地起了一陣大風沙的樣子，天色越來越暗了。

★

★

★

在原子炸彈投下的前一晚，約近午夜時分，廣島無線電台的一個廣播員說，約有二百架超級空中堡壘飛近本州的南部，勸告廣島的居民撤退到他們所被指定的『安全區域』去。住在登町區的裁縫的寡婦中村初代夫人，向來就有遵命而行的習慣，她從床上把她的三個小孩——十歲的男孩歲夫，八歲的女孩八重子，和五歲的女孩三重子——拖起來，替他們穿好衣服，帶他們一起走到廣島東北角的軍事區域東方閱兵場。在那裏，她把蓆子攤開來，小孩們就睡在蓆子上。他們睡

到約兩點鐘的時候，被越過廣島的上空的機羣的吼聲吵醒了。

機羣一飛過去，中村夫人和她的孩子們就動身回家。她們兩點半過後才到家，她立刻就開無線電來聽，無線電正在廣播一個新的警報，使她心裏很懊惱。當她看那些孩子，看到他們多麼疲倦的時候，她想到過去幾星期以來，到東方閱兵場去空跑了多少趟的時候，她決定不管無線電的訓令，她是不再從新去跑一趟的。她使小孩們睡在地板上的被舖上，自己三點鐘的時候睡下，立刻就睡着了，睡得很熟，後來機羣飛過的時候，她竟沒有被飛機聲吵醒。

約七點鐘的時候，她被警報聲叫醒。她起來，趕快穿好衣服。趕到鄰組的領袖中木的地方，去問他該怎麼辦。他說她該呆在家裏，除非緊急警報——一陣急促斷續的警報聲——響了起來。她回到家裏，在廚房裏生起爐火，弄米燒飯，坐下來讀當天早晨的廣島『中國』報。警報在八點鐘的時候解除了，這使她放心下事。她聽見孩子們騷動的聲音，於是她就去，給他們每個人一把花生，叫他們睡在地舖上，因為他們晚上走路已經很疲倦了。她希望他們會睡着，可是朝南那家人家的男人，開始大聲地敲，鑿，拆，劈。縣政府跟廣島的每一個人一樣，相信不久這城市就要被炸了，於是開始用恐嚇和警告的手段，迫民衆早日完成一條寬

闊的防火巷，這樣一來，希望防火巷跟河流會使燃燒彈的空襲所起的火不至於蔓延；那鄰人很不情意願地把他的家爲全城的安全而犧牲了。祇在幾天以前，縣政府命令所有健康的中學女生，花幾天工夫去幫助清除這些防火巷，警報一解除，她們很快就開始工作了。

中村夫人回到廚房裏去，看看所燒的飯，然後看那隔壁的男人在做甚麼。起先她聽見他弄出那麼多的聲音，覺得很不高興，可是接着她差不多因可憐而流淚了。她的情緒是特別對她的鄰居而起的，在這個這麼多無可避免的破壞發生的時候，她的鄰居，正在一塊板一塊板地拆毀他的家，可是無疑的，她除了自憐以外，還感覺到一種普遍的對於整個社會的憐憫。她的生活並不是好過的。她的丈夫伊澤，在三重子出世以後就從軍去了，她很久沒有得到他的音訊和關於他的消息，一直到一九四二年三月五日，她才接到一通七個字的電報，說『伊澤榮譽戰死昭南』。她後來曉得他是在二月十五日新加坡陷落那天戰死的，當時他是一個伍長。伊澤並不是一個生意興隆的裁縫，他唯一的資本是一架『三國牌』的縫衣機。他死了以後，當他的贍家金停止送來的時候，中村夫人就把縫衣機拿出來。開始自己接衣服來做，從那時起，她就用縫衣來養活幾個孩子。雖然錢祇勉強夠

用。

當中村夫人站着在看她的鄰居的時候，她看見所有的東西都閃得比隨便甚麼東西還要白。她沒有注意到隔壁那個人怎樣，做母親的本能使她走向她的孩子的方向。這房子離開爆炸的中心一千三百五十碼或四分之三哩。當她跨了一步的時候，有甚麼東西把她抬高了，她似乎就飛越高起的寢臺，飛到隔壁房間去，她的房子的一部份在後面追着。

當她着地的時候，梁木掉在她的身邊，屋瓦像雨點似地紛紛打在她的身上；一切變成黑暗的了，因為她是被埋在裏面了。殘梁斷瓦不會把她埋得很深。她站了起來，抖掉身上的東西。她聽見一個孩子喊道，「媽媽，救救救！」她看見她那個最小的五歲的三重子，被埋到胸口，動彈不得。當中村夫人忙亂地爬向那孩子的地方去的時候，她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她另外兩個孩子的影蹤或聲息。

★

★

★

藤正數醫師是一個景況很好的快樂主義的醫生，在原子彈轟炸前的那些日子裏，他並不太忙，因此就讓自己享受睡到九點鐘或九點半的樂趣，可是幸虧原子彈投下那天，他得早起去送一個家裏的客人上火車。他六點鐘就起身，半小時